

佛西戲園

第四集

屠 戶

全劇登場人物：

王大——年約三十歲的農民。

王二——王大的胞弟，年約二十五歲的農民。

王大嫂——王大的妻子。

王二嫂——王二的妻子。

孔屠戶——著名土豪，年約五十。

巡長——縣衙門的巡警。

小七——小飯館的掌櫃。

吳 賴 賭棍。

時代：

現在。

地點：

某縣城附近的農村。

王二——王大爺原係平餘二十正蓋的兒子。

王大——平餘三十蓋的兒子。

王三——平餘三十蓋的兒子。

王四

第二幕

佈景：土房一間。正中爲大門，左右爲過道。左通王大住所，右通王二居處。此處原爲大屋門進過道，故無陳設。除了一個退色的方桌合幾個斷腿爛腳的凳子，什麼都沒有。

王大 開幕時，王大怒氣填胸，咬牙露齒，使勁的用拳頭在桌上搥道：『這不行！』王二的態度雖比較平和，然而臉上的神色也嚴重得夠瞧了。

王二 我說大哥！你不能這樣！

王大 （又向桌上較重的搥了一下）我就是這樣！你敢把我怎麼樣嗎？

王二 你是大哥，我那敢把你怎麼樣？可是你不能這樣無理？

王大 無理！——看看誰無理？

王二 我記得清清楚楚，父親臨死的時候，把這間過道歸給我了！

王大 可是母親臨死的話你都忘了嗎？他老人家不是把這間屋子分給我了嗎？

王二 父親的話可靠些！

王大 父親死在母親前頭！我們應該服從母親的話！

王二 母親是女人！婦人家只會做些針線什麼的，分配家產她們是不懂的！

王大 放屁！母親不會分配家產？

王二 大哥！我告訴你！你不能罵人！

王大 罵了你怎麼樣？你既可以「說」母親，我就可以罵你！

王二 我那敢「說」母親？我是說父親在世的時候，早已把這十一間房子分好了，——

你得東邊五間，我得西邊五間，剩下的這一間過道，不好分，說我小，就給我了。

王大 父親臨死的時候，不是發燒很厲害嗎？那時候的話都是迷迷胡胡不可靠的。

王二 你說父親的話不可靠？那麼誰的話可靠？

王大 母親的話！

王二 父親的話！

王大 放屁！

王二 你纔放屁呢！

王大 你……你敢罵我！我揍你！

王二 你揍我，我就揍你！

王大 好好！

王大正要動手打王二時，王大的妻子上。

王二 你打！你打！

大嫂 什麼事？什麼事？

王大嫂把他們哥兒倆拉開了。

王大 真把我氣死了！真把我氣死了！

大嫂 什麼事情把你氣成這個樣兒？

王大 他……他這個不懂事的東西，他……他敢罵起我做大哥的來了！這簡直反了天

了！沒有王法了！我……我非揍他不可！你別……你別拉着……我……我……

大嫂 得了！得了！他到底是你的兄弟，不是外人，說你幾句又算什麼？（轉向王二）弟弟，

你又是爲了什麼？

王二 大嫂！您不知道我受的冤屈！大哥近來對我實在太難了！

大嫂 你是做弟弟的，大哥說你幾句是應該的。也是爲你好。

王二 爸爸媽媽活着的時候都沒有罵過我，他現在來罵我，那不成了！

王大 罵你？我今天沒有揍你，就算好。

大嫂 你就少說一句得了。到底今天又是爲了什麼？還是爲着這間房子嗎？

王大 可不是嗎？他老是一口咬定，說爸爸臨死的時候，把這間房子分給他了！爸爸臨死的時候，你不是在跟前嗎？他說過這話嗎？

大嫂 我記得清清楚楚，爸爸沒有說過。（轉向王二）這就是你不對了，弟弟，你爲什麼爲了這間房子老和你哥哥搗麻煩呢？媽媽明明把這間房子分給你哥哥了，就是沒有分給你哥哥，你做弟弟的也應該讓他。

王二 憑什麼我應該讓他？

大嫂 因爲他是你的哥哥。

王二 哼！哥哥？

大嫂 哼！你「哼」個什麼勁兒？我是你的大嫂，你知道嗎？

王二 我怎麼不知道？我早知道你們倆口子合起來欺侮我，霸佔這間房子！

王大 霸佔這間房子？誰？

王二 你們倆口子！

大嫂 弟弟，我告訴你：你不能這樣無法無天的？

王大 讓我來揍他！這孩子非揍不可！

王二 你敢！你試試？我到衙門裏去告你！

王大 你到衙門裏去告我？我不敢揍你？你瞧瞧！

王大跑過去把王二扭倒，王二翻過身來，又把王大壓在地下，王大嫂見事不佳，走過去幫忙王大，正在這噪雜紛亂的時候，王二嫂提着一筐子青菜由外面進來。

二嫂 這……這……這是怎麼一回事？……怎麼……怎麼你們倆口子合起來打他？

大嫂 二嫂！你回來了正好，他們哥兒倆又打起來了！你趕快把弟弟拉走吧！

王二嫂將筐子放下，推開王大，把她的丈夫拉在自己後邊。

王二
死！

好……好……好毒的手！倆口子打我一個！你們來吧！你們來吧！我願意讓你們打

王大

我今天沒有揍死你，就算饒了你！

大嫂

弟弟，你可不要亂說啦，什麼倆口子，我可沒有打你！

二嫂

你沒有打他？我明明瞧見你打他一拳頭！你們倆口子究竟是什麼玩藝兒！

王二嫂氣勢兇猛的朝着大嫂的胸口推了一掌。

大嫂

你怎麼啦？難道你也要和我比個高低嗎？好，好，老娘就揍你！

說話間大嫂追過去打了二嫂一耳光，二嫂趕過來又打了大嫂一拳頭，於是你一拳頭來，我一巴掌去，滿台飛跑，最後二嫂將筐內的蔥根蒜頭亂扔一陣，大嫂爲禦防起見，急將方桌當作盾牌，同時滿口『不要臉』的大罵。這樣一來更把二嫂弄急了，於是將筐內的芝蔴醬抓了一手抹去，恰抹在大嫂的臉上，好不難看。正

在這沒可奈何的時候，土豪屠戶上。他是得胖矮的身材，深凹的眼珠，魚鉤似的鼻子，滿臉的落腮鬍。無論到什麼地方，他老是離不開一個紅布包袱和那枝旱煙袋。

屠戶 噯呀！這是怎麼一回事呀！

王大 孔大爺，您來得正好，她們倆簡直不成樣兒了！

屠戶 噯！這又是爲了什麼呢？快去洗臉吧！好難看，弄得一臉的是什麼著芝蔴醬吧？怪可惜了兒的！王二嫂！你快過來，把桌子扶起來！這是何苦呢？究竟你們爲了什麼？

王二 先是他們倆口子合起來打我！

大嫂 不成！我今天非和這婆娘拼命不可！

二嫂 拼命就拼命來吧！好不要臉的東西！

大嫂 我不要臉？我那一點不要臉？你說你說！

屠戶 得了！得了！兩邊都不要說了。妯娌間不是外人，沒有怎麼說不清楚的。好了！好了！王

二、把你的媳婦帶到裏面去吧！

王二 是的，孔大爺。可是今天真把我氣壞了！

屠戶 沒有什麼。都不是外人。自己的哥哥嫂嫂說你幾句又算什麼呢？

二嫂 哼！哥哥嫂嫂配嗎？不要臉的東西！

屠戶 得了！得了！

王大 你再說！我也要揍你！

二嫂 你揍！你揍！

屠戶 走吧！走吧！不准再開口了。

王大 王二與他的妻子向右下。

好潑的娘們！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厲害女人！

屠戶 可不是嗎？你這位弟媳婦真夠厲害了！

大嫂 今天得虧您來了，孔大爺。您請坐吧。我得進去洗臉了。簡直不像人樣兒了。

屠戶 你臉上是什麼著？都是芝麻醬嗎？

大嫂 可不是嗎？身上臉上都是的。都是那個不要臉的東西抹的！

屠戶 真是怪可惜了兒的！我想你去好好的把它刮下來，還可以吃的！

王二復上，站在右邊門口。

王二 孔大爺！請您過來，我有一句話跟您說。

屠戶 是的。

屠戶走過去與王二輕輕的說話。王大嫂往左下。王二說完話亦下。

屠戶 我以爲有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原來說了幾句廢話！

王大 我今天真是受氣了！

屠戶 想法出氣呀？

王大 當時我恨不得一拳頭把他揍死！

屠戶 可惜你沒有那樣做，要是你真痛痛快快的揍了他一頓，倒沒有事了，你信不？人就這樣賤骨頭，你們究竟爲了什麼打起來的？

王大 還不是爲了這間屋子嗎？

屠戶 又是爲了這間屋子？

王大 可不是嗎？這間屋子我母親明明分給我了，他硬一口咬定父親分給他了！

屠戶 他真胡鬧！這間房子你媽明明分給你了！這事我知道的！

王大 他一定說分給他了！您看怎麼辦？

屠戶 你自己看怎麼辦？

王大 我想這事還得費您的心，去向我兄弟說說，說您親耳聽見我母親把這間房子分

給我了。

屠戶突然發見地下有許多破斷的蔥根蒜頭，即忙拾了起來，從褲帶上抽下一條毛巾包上。

屠戶

這，你們都不要了的吧？糟蹋了怪可惜了兒的。

王大

孔大爺要，停回兒可以帶去。您可以去向我兄弟說說嗎？

屠戶

我倒可以去說，不過他未必肯信我的話。因為這會兒他正在氣頭上。

屠戶突然鑽到桌子底下，把王大嚇了一跳，原來桌下還有一個大蒜頭。

屠戶

這都怪可惜了兒的。

王大

那麼請問孔大爺我應該怎麼辦？

屠戶

照我看頂妥當的辦法是打官司！到衙門裏去告他！這是最好的辦法！

王大

我早就想走這條路。

屠戶

你既然想走這條路，為什麼不走呢？

王大

您不知道我的困難。

屠戶 你有什麼困難？我可以幫忙呀！

王大 事情鬧到衙門裏去，第一要花錢。我已經欠了一身的債。

屠戶 對了，不是你提及，我倒忘了：你有一筆款子今天滿期了！

屠戶解開包袱，裏面有一本賬簿及五六十個摺子，檢了一個出來打開給王大看。

屠戶 你瞧，這筆不是今天滿期了嗎？

王大 我不識字。彷彿記得有一筆是今天滿期了。一共多少呀？

屠戶 原本是六塊。這上頭說三個月還十二塊。今天剛剛三個月。連本帶利一共十二塊。

王大 還得請您再待三個月！

屠戶 可是再過三個月，連本帶利你得還二十四塊？

王大 好罷。只求您再通融三個月。

屠戶 再到期，你可不能不還？

王大 一定本利歸還。

屠戶把包袱裏的毛筆墨盒拿了出來，在摺子上寫了幾筆，然後把筆交給王大。

屠戶 你在這兒畫一個十字。

王大畫了十字。

屠戶 你究竟想不想打官司呢？

王大 要打也沒有什麼不可。就是錢太困難。

屠戶 只要你打官司，我可以再借給你二十塊錢。

王大 就是有了錢，過堂的時候沒有中人，這官司恐怕也要輸吧？

屠戶 我可以到衙門裏去做證人。

王大 真的嗎？

屠戶 過堂的時候我一定這樣說：我親耳聽見你母親把這間房子分給你了！